

現代文學叢刊

芥川龍之介集

馮子韜譯

中華書局印行

刊叢學文代現

芥川龍之介集

馮子韜譯



中華書局印行

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作風和藝術觀

嘗芥川龍之介在新思潮發表了小說鼻子（魯迅曾譯成中文，載開明書店版芥川龍之介集中）的時候，他的先生夏目漱石曾以這樣的話去激勵他，——『這樣的作品你如果多寫十篇，日本自不消說，你可以成功世界上 Unique 作家的一人。』可是，以我看來，這樣的作品現在已經不止十篇了，世界文壇是不是如他先生那樣認識他呢，的確是一個疑問。

他聳動了中國文壇的注意，大約是他的自戕而不是他的作品吧。他的作品，成功的作品大都已移植到中國來了。可是國內文壇對他依然地很冷淡。照我想，中國人對菊池寬，谷崎潤一郎比之對芥川來得親熱些。即使世界的文壇也許是一樣吧。有島武郎十分受法國人的歡迎，菊池寬受英國人推崇為日本的蕭伯納。寡聞的我現在還沒有聽到世界上的人（日本人當然是例外）對芥川的作品，說過了些什麼話。當然，我是十分願意知道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他先生對他講了的上面的話，並非是簡單的激勵的話。他的先生的確認識了他的天才。這裏說的天才，或許應該換一個名詞，叫作他的「長處」。他的「長處」也只有他的先生最喜歡的。爲什麼呢？因爲他的「長處」就是他的先生的作風之延長。換句話就是自然主義作風之完成。或許從浪漫派文學的觀點看來，人們有些不服稱他爲天才或 Unique 作家。或許也就因爲這個關係，——資本主義末期文學統治下的關係，使許多人忽略了他的天才，忘記了他的 Unique 的地位。本來，至少，我們應該承認他在日本文壇正如從前 Flaubert 在法國文壇一樣是 Unique 的。

要知道他的作風，首先要知道他對藝術的態度，即他的藝術觀。澄江堂日記會供給我們一些資料。

他喜歡考證，這事情不僅只在他的多量的歷史小說中可以看出來，在他的隨筆或其他小說中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於歷史小說的見解，也可以說明他的藝術觀是怎麼樣的。

——既然說是歷史小說，不能不忠實於一時代的風俗或人情。可是也會有些作品是只拿一時代的特色——特別是道德上的特色作主題的。比如日本的王朝時代，男女關係的想法，和現代的這些是十分不相同的。作者自身有如和泉式郎的朋友一樣，虛心平氣把這些地方描寫出來。這種歷史小說在他和現代的對照中，自然很容易提出一種暗示。

……（歷史小說——澄江堂日記）

這種歷史小說自然只是一種博物學的記錄似的東西。從這裏我們很容易發見他對藝術的態度和 Flaubert 共通的地方。自然這是站在實證科學基調上的自然主義的藝術觀。

可是，他在另外一個小題目下，這樣說。

——藝術至上主義的極致是 Flaubert。據他自己說：「神顯現於萬象之創造中，却不給人們看見他的姿態。藝術家對於創作也應該如此。」因此，即在波娃利夫人裏面，雖然展開了 Mikrokosmos，却不打動我們的情

感。

藝術至上主義——至少是小說上的藝術至上主義，的確是容易使人打呵欠的東西。（藝術至上主義——澄江堂日記）

這裏的藝術至上主義的涵意當然並不很廣汎，只限於極致的自然主義藝術見解而言。他雖然有這樣的感想，可是他的主張——至少是他的作品所表示的並不見得和 Flaubert 有多大矛盾。

實際上，他的作品也這樣證明着。他的作品是表現某種性格在某種環境中如何發展的記錄，換到歷史小說上來說，就是一時代特色的記錄。的確像他自知之明一樣，也許有人因讀他的作品而打呵欠呢。

在某傻子的一生中，他有了這樣的自白。

——他（作者自己）從 Anatole France 移行到十八世紀的哲學者去了。可是，沒有接近盧梭。這或許因為他自己的一面，——容易為熱情所驅使的一面，近於盧梭的原故。他接近了和他自己之另一面——富於冷

靜的理智之一面相近的“Candide”的哲學者（人工的翼）
從這樣的人生觀出發，他的藝術觀必然不是唯情主義的，而是理性主義的。這決定了他的作品之作風。

再深進的研究，這裏應該中止了。

這裏所選譯的四篇，前兩篇是屬於前期的作品，後兩篇是他要自戕的那一年的作品。這裏本想搜集沒有被人翻譯過的作品，可是翻好了以後纔知道河童已經有人翻過了。這裏的譯品却沒有機會參考別人的長處。

最後，本擬在此地介紹作者的履歷，可是，我覺得既然已經把某傻子的一生譯出，這一項工作是可以省略了。這篇作品從他的青年時代起一直到他自戕的一年為止，他的內面生活如何變遷，如何和外面環境錯縱交接，追蹤得非常簡潔而完備。母親留給他的先天的遺傳（狂病）；老姑給他的後天影響（要倒塌的舊社會習慣）；他的先生夏目漱石給他的藝術上的薰陶（自然主義）；資本主義末期藝術對他的刺激（時代病，個人主義，世紀

末)。因此，他人生中種種事變，——結婚，生兒子，家庭生活，藝術家生活，社會生活，戀愛生活都包括無遺。許許多多的矛盾集中到他的身上來，如像被運命翻弄的人似的毫無辦法去解脫，可是他是不相信運命的，他只好稱自己之一生爲傻子的一生。在他面前只剩下自殺和發瘋兩條路時，他從容地踏上前者的道路上去了。

一九三一，八，二十，譯者記。

芥川龍之介集目次

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作風和藝術觀

母親

將軍

河童

芥川龍之介集

母親

一

放在房子一隅的鏡臺分明地映着牆壁塗成西洋室似的而鋪上日本式蓆子的——上海特有的旅館二樓的一部分。首先，一直對過就是天空顏色的牆壁，其次是幾鋪新亮的蓆子，最後是一位梳西洋髻的背對着這邊的女人，——這些都在冷冷的光線中玲瓏透徹地反映着。女人好像一直就在那邊縫紉着或做別的什麼似的。

不過因為背向這邊的關係，只從銘仙的罩衣的肩頭上，要鬆散的前髮之端末，稍為露出蒼白的側臉而已。不消說，薄薄的耳朵透出模糊的光線也看得出來。並且也看得到稍長而捲上的毛髮朦朧着耳朵。

在這擺着鏡臺的房子裏面，除了隣室，有嬰兒的哭聲以外，沒有一樣事情是打破沉默的。即使是還沒有停止的雨聲，在這裏也不過更加加添靜寂而單調的心境而已。

——親愛的！

這樣的數分鐘經過了以後，女人依然繼續做工，忽然用躊躇不決的聲音向另外一個人說。

另外一個人——在房子裏面除女人以外，有一個穿丹前罩衣的男人，在離開最遠的蓆子上，攤開英文報，伸長身體俯伏着。可是爲着聽不到那聲音的原故吧，男人只把紙煙灰敲落煙灰盆中，並不想把眼睛離開報紙。

——親愛的。

女人再說了。然而，女人自己的眼睛也停在針上。

——什麼？

男子有點嫌麻煩似地擡起胖得圓圓的，鬍子短短的，像活動家似的頭。

——這房子——這房子換換不好麼？

——換房子這裏不是剛好昨晚搬過來的麼？

男子的臉孔有點驚奇的樣子。

——雖則剛好搬過來，……如果是先前的房子，想還是空着的吧？

男子覺得一瞬間那三樓房間發現在他眼前，這是從前使他們感覺無聊的。在油漆剝落了的窗旁的牆壁上，印色棉布的窗簾垂到變了顏色的地席上來。窗戶上，不知何時淋過水的天竺葵，受一層薄薄的塵埃掩蓋着。並且窗戶外，始終是撲撲沙塵的橫街裏面，帶着草帽的中國車夫懶洋洋地在徘徊着……

——可是，住在那房間你不是討厭的討厭的說過麼？

——唔，不過到了這邊來，忽然又覺得這房間討厭了。

女人停下針線，憂鬱地舉起頭來了。這是眉頭皺皺的，眼角長長的，感覺敏銳的臉孔。眼睛周圍的暈，多少可以使人想像她在擔憂。要這樣說囉，顛顛

突出靜脈，使人覺得甚至於是病態的。

——呀，好吧？……不好？

——可是這裏比先前的房間又大又舒服，沒有理由嚕哩嚕噠的呀，……
……難道還有什麼討厭的事情麼？

——雖則沒有什麼事情……

女人稍爲躊躇，不再答復下去。可是，爲要引起注意，反復了同樣的話。

——不好麼，絕對的？

這次男子只把紙煙的煙吹在報紙上，既不說好也不說不好。
房間裏面又靜寂起來了。只聽得外面依然還是沒有間斷的雨聲。

——春雨霏霏……

片刻後，男子翻過來朝上仰臥，獨自似的這樣說。

——搬到蕪湖去了的話，做做詩也好。

女人沒有回答，動着縫衣的手。

——蕪湖並不是那麼壞的地方。首先公司住宅很大，庭院也相當的寬敞，栽種花草最好不過了。據說原先是雍家花園……。

男子忽然住口了。靜幽幽的房間裏面，不知何時覺得有啜泣的聲音似的。

——喂。

泣聲忽然聽不出了。可是馬上又斷斷續續地繼續了。

——喂，敏子。

男子擡起半身，一腕撐着地蓆，眼睛像困惑似的。

——你不和我相約過麼？再不嚙哩嚙囉了。再不流眼淚了。早已……

男子稍爲張大眼臉。

——莫非那事情以外還有悲傷的事情麼？比如想回日本去，或不想到

中國鄉下去……。

——不……不。不是那樣的事情。

敏子落淚又落淚，非常激烈的否定了。

——你到什麼地方，我都願意跟着去的。可是……。

敏子閉着眼，大約要制止湧出來的眼淚，牢牢地咬着薄薄的下唇。看起來，在蒼白的面頰底下，燃燒着像眼睛所看不見的炎火似的切迫的東西。震着的肩，溼了的睫毛。——男子注視着這些，和現在的心境毫無關係地，一瞬間感覺了妻子的美。

——可是，……這房子是討厭的。

——不錯呀，所以我剛纔不說過麼？爲什麼這房間是這麼討厭的，如果只把這個明白的說明出來，……。

男子說到這裏便注意到敏子的眼睛凝視着他的臉孔。這眼睛裏面，滲了淚水的底下閃着差不多容易被解釋爲敵意悽傷的光。爲什麼討厭起這房間來呢？——這不僅是男子的疑問，同時又是敏子在無言中向男子提出的反問。男子看着敏子的眼睛，躊躇不能接續講下去。

可是，只中斷了數秒間。男子的臉孔上漸漸呈現明白底蘊的顏色。

——那個麼？

男子像遮掩感動似的，聲音異常率直。

——那我自己也感覺到的。

敏子被男子這樣說明，眼淚滴滴地落在膝上。

窗外不知何時，日暮使細雨朦朧起來。好像反撥雨聲似的，天空顏色牆壁的那邊，嬰兒的哭聲現在依然繼續着……

二

鮮明的晨光照着二樓的突窗。對過高聳着紅磚微生蒼苔的，逆光線的二樓房子。在這邊幽暗的步廊看來，以這房子作背景那突窗好像一幅大畫圖。結實的櫺木窗櫺剛好像相框似的。那畫的正中央有一個女人，側面向着這邊，編織着小襪子。

那女人比敏子年紀還小似的。被雨洗滌過的曉日光線，明亮而廣幅地流到女人豐滿的肩膀上——華貴的大島套衣上，反射着稍爲俯向的血色好的面頰。

上午十時和十一時之間，——旅館中現在是一日中最靜的時刻。作生意來的，爲游覽來的，開旅館的客人，大抵都到外面去了。寄宿旅館中的公司職員們，非到下午是不回來的。留下來的，只有在長的走廊上穿拖鞋走的下女的腳步聲。

這時候腳步聲也從遠處一步一步地向這邊來，在面着突窗的步廊上，有一個四十歲的下女，搬着紅茶用的杯壺，像黑影畫似的經過。下女如不被她喚住，或許不知道女人在那邊，一直過去了也不一定。可是，女人看見了下女，便親密地喚着。

——阿清。

下女輕輕地打個招呼，行近突窗那邊去。